

教育資料與圖書館學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edia & Library Sciences

<http://joemls.tku.edu.tw>

Vol. 52 , no. 1 (Winter 2015) : 83-96

啓蒙思潮下的蒙古族出版文化：

1918年至1944年

The Mongolian Publishing Culture under

Enlightenment Thought, 1918-1944

白葉茹 Yeru Bai

Ph.D. Student

白敖特根* Aotegen Bai*

Professor

E-mail : aotegen2008@163.com

[English Abstract & Summary see link](#)

[at the end of this article](#)





啟蒙思潮下的蒙古族出版文化： 1918年至1944年

白葉茹^a 白敖特根^{b*}

摘要

蒙古族出版事業始於13世紀，經過幾百年的艱難歷程，到19世紀迎來了其成長期。民國時期是蒙古族出版史上一個輝煌的時期。1918年到1944年間，以北京、張家口、厚和、奉天、新京、開魯為出版基地，相繼誕生了十幾家現代意義上的蒙古族出版機構。民國時期的蒙古族出版機構是當時蒙古族啟蒙思潮的產物。北京蒙文書社、東蒙書局、開魯蒙文學會等出版機構的誕生解構了蒙古社會傳統文化內部結構，對蒙古族文化史帶來了極其深遠的影響。他們在當時人力財力極度匱乏的情況下克服困難，收集古籍文獻、出版現代圖書、主辦各種雜誌、編寫蒙文教材、創辦各級學校，為蒙古地區文化的普及、思想的開明、社會的進步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關鍵詞：啟蒙思潮，蒙古族出版，出版文化，知識份子，知識傳播

前 言

經過八百年的發展歷程，到20世紀初期（1918~1944）蒙古族出版迎來了其現代化的進程。蒙古文活鉛字的發明、出版文化體系中知識份子群體的誕生、以「啟蒙」為主題知識文化的傳播，這些新生事物的不斷出現，無疑對蒙古族出版現代化的進程起到了促進作用。終結宗教出版對出版領域的長期壟斷，興辦多元化新型民營出版是這時期蒙古族出版的一大亮點。宗教出版是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傳播的產物。蒙古族與藏傳佛教的接觸最早是在成吉思汗時期。1260年，忽必烈稱汗于開平後大力扶植喇嘛教，封八思巴為國師並「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統天下教門」。¹ 王室的鼎力扶持對佛教在蒙古地區廣泛傳播鋪平了道路。13世紀末，藏傳佛教和雕版印刷術同時傳入蒙古高原，開啟了蒙

^a內蒙古大學蒙古學學院博士研究生

^b內蒙古大學蒙古學學院教授

*通訊作者：aotegen2008@163.com

古族出版文化的艱難歷程。在漫長的幾百年中，由於寺院印刷掌控了印刷術，所以包括歷史經典在內的世俗書籍的「出版」只能用手抄來完成。宗教出版高於世俗出版的這種局面直到民國時期才有了根本的改觀。

民國時期是中國社會的大變革時代，也是蒙古社會的大變革時代。受內地啟蒙思想和救亡運動的影響，蒙古族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蒙古社會的變革之必要。在啟蒙思想萌動的歷史條件下「研究蒙古文化，吸納先進思想，統一學術觀點，開明民族智慧，弘揚民族文化」。² 這一課題，得到當時蒙古族先進知識份子的普遍認同。紙質出版品作為重要的傳播媒介，在這一時期對啟蒙思想傳播和蒙古社會的變革發揮了重要作用。

1918年，第一家現代意義上的蒙古族出版機構——蒙漢翻譯國光書社創立。1918~1944年間，以內蒙古地區為中心，在北京、呼和浩特（厚和）、張家口、開魯、瀋陽（奉天）、長春（新京）等地先後出現了北京蒙文書社、奉天東蒙書社、開魯蒙文學會、察哈爾蒙文編修所、張家口德王印書館、新京蒙文會館、新京蒙文編譯所、厚和蒙古文化研究所等出版文化機構，為現代知識文化的傳播和蒙古地區的復興做出了應有的貢獻。民國時期大多蒙古族出版機構除了主營出版事業以外，還兼營學校、圖書館和學術研究等文化事業，所以它的文化特徵是很突顯的。蒙古文活鉛字的誕生、各類學校教材建設的需要、啟蒙思潮的傳播，決定了民國時期蒙古族出版事業民俗化的文化特徵和其多元化的發展趨勢。

民國時期蒙古族出版只存在短短的二十七年。但由於民國時期蒙古族出版是個特殊時代特殊環境的產物，所以這個領域的研究對蒙古族出版文化的挖掘和出版史的建構都具有現實意義。

二、前人研究評述

在蒙古學研究領域，關於民國時期蒙古族出版的研究始於20世紀60年代。1941年德國蒙古學學者瓦爾特·海西希造訪開魯蒙文學會創始人布和克什克，並在其1964年撰寫的蒙古歷史與文化中介紹了布和克什克的生平和出版活動。³ 可以說瓦爾特·海西希開啟了布和克什克與蒙文學會研究，乃至民國時期蒙古族出版研究領域。但由於種種原因，瓦爾特·海西希的研究沒有足夠引起當時學界的關注。

20世紀80年代，蒙古語文雜誌相繼刊登了納古單夫的論文「蒙古文鉛字印刷術發明人特木格圖（1887~1939）」，額爾敦陶格濤的論文「蒙古文化功臣——克興額（1889~1950）」，「蒙古族啟蒙思想家——羅日格爾紮布（1888~1941）」，對北京蒙文書社創始人特木格圖、東濛濛文書社創始人克興額、開魯蒙文學會顧問羅日格爾紮布的生平、出版活動和出版思想等做了詳細的介紹。⁴ 北京蒙

文書社、東濛濛文書社、開魯蒙文學會在民國時期蒙古族出版文化機構中最具代表性。他們所提倡的「文化救民族」之理念，所追求的「但願與志同道合者並肩，出資創立小型石印書社，編譯出版中外新舊書籍，捐給渴望知識的求學兒童，消除其無書可讀的煩惱」、「吸納先進思想，統一學術觀點，開明民族智慧，弘揚民族文化」之出版理想。⁵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當時蒙古族先進知識分子的文化理想和精神追求。從額爾敦陶格濤、納古單夫等人所撰寫的論文中我們能夠依稀看到民國時期蒙古族出版人的活動軌跡和出版機構的發展輪廓。

到20世紀90年代前後，在蒙古學研究領域開展了一次圍繞民國時期蒙古族出版人物收集第一手資料的活動。由內蒙古各級出版社出版的特木格圖傳、布和克什克與蒙文學會、克興額——一個科爾沁蒙古人等傳記性文獻的誕生便是這次活動的一大收穫。⁶這些文獻具有以下特點：(一)口述性。文獻的誕生均得到了歷史人物直系親戚提供的口述資料。如，額爾德木圖、寶音陶格陶撰寫布和克什克與蒙文學會時專訪布和克什克的六弟梁溫度日夫和其女兒那順格日勒，從他們的口述中提煉了大量的珍貴資料。克興額——一個科爾沁蒙古人更是克興額女兒莫日根口述的直接產物；(二)傳記性。文獻大多運用傳記寫作手法介紹特木格圖、克興額、布和克什克等人的童年遭遇、家境狀況、求學道路、事業追求和思想境界等其成長為蒙古族啟蒙思想家的歷程；(三)全面性。文獻在突顯特木格圖、克興額、布和克什克等人文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等身份的同時，也展現了他們作為出版家對蒙古族出版事業所做出的貢獻。這些文獻的搶救性收集和整理，無疑對民國時期蒙古族出版全面和系統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縱覽近幾十年的民國時期蒙古族出版研究，我們不難看出這些研究成果只停留於資料建設、傳記介紹和簡單評述的層面，而很少能夠涉及到出版性質、規律、特徵等其本質性的問題。從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在內蒙古地區的一些大學開設編輯出版學專業並招收蒙古族出版史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新生力量的誕生在很大程度上啟動研究團隊，為蒙古族出版事業進行出版學研究提供了人才支援和研究方法。特木格圖與北京蒙文書社、東蒙書社與近代蒙古族教育事業、蒙文學會編輯出版活動之初探、民國時期張家口地區蒙古族出版事業等研究生畢業論文的寫作無疑證明了這一點。

本文在前期研究的基礎上，對民國時期蒙古族出版進行出版學研究，力爭發現民國時期蒙古族出版業的發展規律、所屬性質和經營特徵。

三、啟蒙思潮與蒙古族出版機構

中華民國時期是蒙古族出版史上一個輝煌的時期。1918年到1944年間，以北京、張家口、呼和浩特、奉天、新京、開魯為出版基地，相繼誕生了蒙

漢翻譯國光書社、北京蒙文書社、東蒙書局和開魯蒙文學會等在近代文化史上較有影響力的出版機構，為新文化在蒙古地區的傳播做出了貢獻。民國時期的蒙古族出版機構是當時蒙古族啟蒙思潮的產物，這些出版機構有的只存在了兩年，有的卻艱難跋涉了二十餘載。雖然命運不同，但是傳播知識文化、啟蒙蒙古大眾是它們共同追求的文化理想。它們用孜孜不倦的努力在近代蒙古社會和文化的結構中，催生出了現代意義上的出版機構。

蒙古族出版事業始於13世紀，經過幾百年的艱難歷程，到19世紀迎來了其成長期。從18世紀末到20世紀初，在蒙古族出版事業史上出現了官方出版機構、寺院出版機構、刻書坊「三足鼎立」的現象。以北京故宮武英殿為代表的官方印刷出版機構、以北京琉璃廠為代表的私人印刷出版機構、以北京嵩祝寺為代表的寺院印刷出版等機構堅持蒙古文出版活動，出版了大量有關語言、歷史、文學、風俗、醫學、教育等內容的書籍。「武英殿是清朝唯一的中央出版機構，『欽定』、『御制』的歷代官刻本都統一由這裡編輯、出版、發行。……在武英殿刻印的蒙文圖書中，出版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有康熙御制漢曆大全蒙譯本(1712)、御制清文鑒(1717)、御制滿蒙古文鑒(1743)、欽定西域同文制(1763)、欽定御制滿漢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1773)、欽定蒙古源流(1777)、御制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鑒(1780)、欽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1795)、欽定理藩院則例(1818)等，內容涉及曆書、語言文字、政書、史書」。⁷ 位於北京城地安門三眼井東口外的嵩祝寺，其「蒙古文圖書出版延續了近200年。……清代是嵩祝寺蒙古文出版業最為興隆時期。清代所出版220種蒙古文圖書的大部分都由嵩祝寺木刻出版。其代表性的出版物有宗喀巴傳、章嘉呼圖克圖傳、故事之海、瑪尼坎寶牟、聖般若波羅密多八千頌等經書」。⁸ 蒙古文私人刻書始於蒙古帝國時期，在清代以後發展成一定規模，其中北京琉璃廠是當時私人刻坊彙聚地。「琉璃廠炳蔚堂、文光堂、天繪閣、英華堂、隆福寺聚珍堂、文盛堂，多出滿文書。文萃堂有新刻買賣蒙古同文雜字」。⁹ 還有「老二西堂、三槐堂等刻書坊出版有四書、滿蒙合璧三字經等蒙文圖書」。¹⁰ 綜上所述，可以結論18世紀末到20世紀初蒙古族傳統出版業已初具規模。但是，近代蒙古族出版事業並沒有直接脫胎於傳統出版的內部結構，而誕生於在內地新文化影響下掀起的蒙古社會的啟蒙思潮中。

蒙古社會的啟蒙思潮興起於20世紀初期。它是一次以宣導文化、開啟民智的思想運動。蒙古社會啟蒙思潮的興起深受西方和內地啟蒙運動的影響。「清末民初，西方的思潮和中國社會運動第一次使蒙古地方精英覺醒，激發了開創、自覺的意識以及社會使命感」。¹¹「20世紀20年代革命的啟蒙話語開始影響蒙古社會。30年代之後蒙古族開明人士主張以通過引進先進文化來啟蒙蒙古大眾。……當時布和克什克、賽興嘎等先進知識份子所提出的『開放』、『引進』的

主張無疑受到陳獨秀、魯迅新文化思想的影響。毋庸置疑，20世紀初在蒙古社會興起的宣導民主、科學、教育的啟蒙思潮與在內地發軔的新文化運動有著直接關係」。¹²

內蒙古卓索圖盟喀喇沁右旗世襲薩克親王貢桑諾爾布(1872~1931)是蒙古地區第一位啟蒙思想家，他從1901年起，在內蒙古東部地區興辦教育、郵政、工廠、新聞、出版事業，拉開了近代蒙古社會革新的帷幕。1902至1903年間，他創辦「崇正學堂」、「毓正女子學堂」、「守正武學堂」等學校，從中選拔優秀學生派往國外學習，其中就有特睦格圖和伊德欽、恩和布林、金永昌等優秀的蒙古族知識份子。特睦格圖(1887~1939)於1922年發明了蒙文鉛字活版印刷術。後來，他和色冷冬日布、照德寶紮布、克興額、布和克什克、羅日格爾紮布、賽興嘎等人一起高舉「文化救民族」的旗幟，成為了憂國憂民的民族啟蒙思潮的先鋒。他們所創辦的蒙漢翻譯國光書社、北京蒙文書社、東蒙書局、開魯蒙文學會、察哈爾蒙文圖書編譯室、首席官府印刷所、新京蒙文編譯室、厚和(今呼和浩特)蒙古文化研究所等出版文化機構。他們在當時人力財力極度匱乏的情況下克服困難，收集古籍文獻、出版現代圖書、編輯各種雜誌、編寫蒙文教材、創辦各級學校，為蒙古地區文化的普及、思想的開明、社會的進步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蒙漢翻譯國光書社創立於1918年，是社會各界合資的「出版公司」。創始人色冷冬日布(1872~1949)是內蒙古太僕寺人。現在已無法考證蒙漢翻譯國光書社所存在的年份。但該書社在短短幾年裡，以「介紹內地先進文化，改變蒙古地區落後面貌」為辦社理念，出版了蒙漢合璧二十四孝經、蒙漢合璧兒童讀物、蒙漢合璧國文教科書等教科書，結束了內蒙古西部地區無蒙古文教科書的歷史。¹³

北京蒙文書社是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在北京創辦的蒙古文出版社。1924年由蒙古文活版印刷術發明人特睦格圖創辦。1914年特睦格圖從日本回國後，開始在北京蒙藏事務局工作，任首席翻譯官兼庶務科科長。期間，在時任蒙藏事務局總裁貢桑諾爾布的影響下他接觸了民主啟蒙思想，萌生了「研製蒙文鉛字，開辦蒙文書社，為蒙古地區普及教育，開啟民智貢獻微薄之力」的思想。¹⁴1915年，特睦格圖對中外鉛印工藝、字形作了細緻研究後，首先將蒙文、滿文上中下三體400餘字母、字頭，書寫成工整的正楷字，用牛角刻出了85個字形。但應用於印刷時，未獲成功。1919年在貢桑諾爾布的資助下初步製成了蒙文鉛字銅模，鑄出了鉛字。1922年，蒙文鉛字印刷術終於在中國首獲成功，結束了蒙古文版刻印刷和石印的歷史。1924年，特睦格圖創辦北京蒙文書社後把蒙文鉛字印刷術用於出版實踐獲得了極大的成功。據「特睦格圖與北京蒙文書社」一文記載，「1925年，上海商務印書館聘也曾請蒙文書社技術員印刷

蒙文書籍」。¹⁵ 從1922年到1929年是蒙文書社的鼎盛時期，由特睦格圖主編、翻譯、出版蒙、滿、漢、藏文歷史和現代書籍多達50餘種，10萬冊以上。這些圖書在國內及日、俄、法國廣為發行。其中蒙日語會話、蒙文教科書（8冊）成為其他民族學習蒙古語的入門書籍而受到好評。特睦格圖發明的蒙文鉛字活版印刷術後來廣泛用於蒙古文書籍的印刷，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圖書印刷的數量和品質。

東蒙書局的創始人克興額（1889~1950）是東蒙傑出的教育家和出版家。1926年他在羅日格爾紮布的幫助下集資創立了奉天東蒙書局。他在「東蒙書局報告書」中寫道：「鄙人雖無喚醒民族、振興文化、效力政治之能力，但願與志同道合者並肩，出資創立小型石印書社，編譯出版中外新舊書籍，捐給渴望知識的求學兒童，消除其無書可讀的煩惱。這對整個社會的發展來說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但也能對民族教育事業的發展起到添磚加瓦的作用」。¹⁶ 在這宗旨的指導下，經過幾年的努力東蒙書社最終編輯審定了具有民族和地方特點的初學國文（6冊）。同時也出版了蒙古族「文化啟蒙」所需要的有關蒙古族歷史、蒙古族風俗、蒙古族文學等方面的圖書30餘種。東蒙書局充分認識到出版的教育功能，把出版作為一種開民智，圖興旺的大事業，並為之奮鬥，對民族教育的發展，蒙語教科書的現代化及新思想新知識的傳播做出了貢獻。

蒙文學會於1926年在北京創立，1935年遷址內蒙古開魯。蒙文學會的成立，是蒙古族現代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他的成立順應了蒙古地區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需要。而當時的北平已成為全國新文化運動的中心。1926年1月23日，在北平城宣武門內國策大街大眾公寓10房間裡召開了蒙文學會成立首屆全體會議，並通過了「蒙文學會章程」。「章程」規定「本學會以研究蒙古文化，吸納先進思想，統一學術觀點，開明民族智慧，弘揚民族文化為宗旨」。會議上布和克什克被推選為學會會長。¹⁷ 他是一名最早覺醒的蒙古族知識份子之一。「布和克什克十八歲那年，即1919年在全國掀起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揭開了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1923年，布和克什克到北平考入私立俄文大學主修法學。……在北平學習期間，布和克什克受社會思潮的影響，開始結識先進知識份子，積極參與革命活動，成為一名憂國憂民的啟蒙思想家」。¹⁸ 蒙文學會遷址開魯後，布和克什克以「蒙文學會」的名義成立出版社，完成了漢語音譯版本蒙古秘史的漢譯蒙、注釋、出版工作。在蒙古族出版史上這是一項重要的文化工程。1935年以後，蒙文學會在經費短缺的情況下多方籌集資金陸續出版了蒙古源流、青史演義、一層樓、泣紅亭、視察日本教育日記、貓探、成吉思汗頌辭、水滸傳、保產大成、簡明曆書、蒙古古今故事、新詞典等蒙文書籍。同時，在學會學術期刊丙寅雜誌上發表蒙、漢、日文千餘新名詞術語，規範了翻譯工作。蒙文學會在開魯還開辦了「蒙文學會附設補習學校」

和「蒙古民眾講習所」，成立「開魯第一國民高等學校」和「開魯第二國民高等學校」，招收蒙古族學生傳授知識文化。這幾所學校1945年8月停辦，先後培養上千名中級人才。在近代蒙古族出版史上，蒙文學會生存的時間最長，完成的工作最多。布和克什克認為：「每一個要使自己民族和國家強盛起來的人，必須首先發展自己的文化。要使自己的文化發展起來，就必須廣泛收集古今中外博學之士的文類書籍，把它們譯成各自的語言文字。這樣才能做好發展文化的橋樑」。¹⁹ 在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下，蒙文學會確實發揮了「發展文化橋樑」的作用。

察哈爾蒙古圖書編譯館創立於1935年，創業兩年後於1937年關閉。察哈爾蒙文圖書編譯室是官方投資的文化機構。在短短兩年的時間內，該編譯室編輯出版了蒙文注解「孝經」、蒙漢合璧聖人教誨錄、蒙漢合璧「大學」讀本、今古奇觀、蒙語語法、元朝秘史等有影響力的圖書。察哈爾蒙文圖書編譯室是以「服務於蒙古地區文化教育需要為宗旨」的，不以營利為目的的公益性文化機構。²⁰

首席官府印刷所於20世紀40年代初創立於張家口。首席官府印刷所設有研究室和印刷所兩個機構。截止1945年該印刷所編輯出版了修辭學、蒙語語法、蒙語詞典、正音法、青史演義、黃金家族史略、蒙古歷史、大聖成吉思汗兵法、地球和人類的起源、商務教科書、大漠故鄉等圖書。著名文化學者、當代蒙古族文學奠基人納·賽音朝克圖（賽興嘎）曾在首席官府印刷所任職，並參與了滿都胡蒙古雜誌的編輯工作。

1918年到1945年間，上述蒙古族文化出版機構以「傳播知識文化、開明大眾智慧、振興民族文化」為宗旨，共編輯出版了200餘種圖書、10餘套教科書和近15種類的期刊雜誌。在當時蒙古地區社會動盪、經濟蕭條、文化落後的特殊環境下，蒙古族「文化啟蒙者們」為了實現他們的文化理想，為了使落後愚昧的蒙古大眾的覺醒，能夠貢獻出這麼多的「精神食糧」確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當時的蒙古族出版業深受時政動亂、戰爭頻繁、財力困難的制約，真可謂是命運多舛，難保發展。以當時蒙古文期刊的命運為例就能夠很好的說明這一點。由於上述原因，當時很多蒙古文期刊僅出刊3、4期，甚至1、2期就不得不停刊。例如，由首席官府印刷所編印的新蒙古雜誌，從1941年9月創刊到1944年9月停刊期間只出刊了四期。滿都胡蒙古雜誌於1945年4月創刊，到1945年8月就停刊，只印刷了兩期。正當該刊第二期印刷之時，恰逢蘇蒙聯軍的總攻開始，滿都胡蒙古的第二期還沒裝訂完就被拋棄在裝訂車間裡。在民國時期創辦的蒙古文期刊裡，由蒙文學會主辦的丙寅雜誌存在的時間最長。該雜誌於1927年創刊到1944年停刊，共出刊十期。但由於種種原因丙寅雜誌的第1至3期和第7、8期均已失傳，給蒙古族讀者留下了無限的遺憾，給蒙古族文化

史造成了無法挽救的損失。由於丟失情況嚴重，現在已無法考證這個時期所出版某些期刊的創刊和停刊年代。但這些困難沒能阻擋當時蒙古族出版家探索的腳步。他們迎難而上，為實現「文化救民族」的人生信念而夜以繼日的艱苦奮鬥，直到理想實現。

四、新型民營出版機構

民國時期蒙古族出版機構的誕生，受到當時啟蒙思潮影響的同時，也受到內地近代新型民營出版企業經營模式的啟發。民營出版是一個傳統的出版形式。但新型民營出版業是近代出版領域的新生事物。新型民營出版業最初發源於外國傳教士的出版活動，於19世紀70年代逐漸登上歷史舞台。1876年英商美查創辦點石齋石印書局。「1882年，點石齋石印書局印製的康熙字典在很短時間內便發行了十餘萬冊，獲得了相當豐厚的利潤」。²¹ 1882年徐鴻複、徐潤開設了中國人自己集資創辦的第一家石印書局——同文書局。「同文書局於開創初期備有石印機12架，雇傭工人500名，專門用石印法翻印古籍，著名的有影印殿版二十四史、康熙字典、佩文齋書畫譜等」。²² 從19世紀90年代開始商務印書館在上海崛起，取代點石齋和同文書局成為全國民營出版業的領頭雁。「自商務印書館創立後，我國的私營出版企業發展很快。據記載，從戊戌變法到1902年，僅上海一地，加入上海書業商會的私營出版機構就有22家」。²³ 這足以證明當時新型民營出版事業的興旺發達。

新型民營出版業具有私有性和商業性。民營出版業的崛起，在出版史上的意義是巨大的。首先，「在清末新政時期出版主體多元化格局下民營出版主導地位的正式確立，並被最終定格下來，延續到了整個民國時期。這種宏觀出版格局的新一輪佈局，也意味著出版生產關係的新一輪調整，出版活力借助於民間文化力量的參與和民間資本的運作，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釋放」。²⁴ 再者，「清末的民營出版活動，不僅催生了近代一種新的實業，而且它本身即是時代政治、文化潮流的感應器。在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政治鬥爭日益複雜的形勢下，各種政治力量以及關心民生的人士，都紛紛拿起出版作為武器。或為救亡呼籲，或為啟蒙吶喊，或為政治諫言，或為民生請命。不同的出版目的和追求，演繹了近代出版文化的多彩多姿。出版人在中國思想文化的變局之中，又影響國民生活的知識獲取、文化休閒和思想改變等方方面面，而成為近代文化事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²⁵

20世紀初，當現代蒙古族出版業在蒙古族文化的沃土裡剛剛誕生時，內地新型民營出版業已迎來了其鼎盛時期。無可非議，內地新型民營出版業的先進經營方式為民國時期蒙古族出版文化提供了可供參考的模式，並促進了其誕生和發展。1918年1月12日，蒙漢翻譯國光書社在張家口成立，揭開了民國時

期蒙古族出版業的帷幕。該書社創業之初，由29人入股籌集資金近一萬元，其性質為私人集資的民營企業。蒙文學會的創立晚於蒙漢翻譯國光書社近10年。1927年，當蒙文學會在北京創立時，同樣也借鑒了內地民營出版業的管理經驗，尤其是商務印書館的經營模式。1919年蒙文學會的創立人布和克什克在朝陽中學學習的同時，也「就讀了商務印書館英語函授班」。²⁶布和克什克與商務印書館的接觸以及對商務印書館經營模式的了解，對後來蒙文學會的經營和管理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蒙文學會創立時也和蒙漢翻譯國光書社一樣，用入股集資的方式解決了學會的經費問題。蒙文學會借鑒了內地民營出版業的管理模式成立了董事會。董事會由大會選舉產生，董事會對每個會員的工作進行監督，定時公佈每個會員的工作報告並有權免去未完成工作任務會員的職務。董事會通過董事大會規章制度，並按規章制度處理日常工作。這些工作秩序和經營模式表明當時蒙古出版業的管理已經達到了比較成熟的程度。

民國時期蒙古族的出版業是整個中國出版業的組成部分之一。所以，其形成和發展必然受到內地出版業這個大環境的影響。但是，民國時期蒙古族出版業未能實現出版物的商品化，也未能增值收入提高經濟效益。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當時的社會不穩定、經濟不發達、教育不普及以及交通不便利等客觀條件制約了蒙文讀者市場的形成，另一方面是因為當時的文化人興辦學校、出版社和圖書館不是為了營利，而是為了通過文化活動啟蒙蒙古大眾。客觀和主觀條件決定了當時的蒙古族出版業雖按著民營模式運行，最終卻未能走向商品化而走向公益化的既矛盾又統一的道路。傳播知識文化、開明大眾智慧、振興民族和國家是當時蒙古族出版家的最高文化理想。為了「開民智」色冷冬日布創立了蒙漢翻譯國光書社；以結束「守舊棄學」的陋氣，普及「民族教育」為目的特睦格圖創辦了北京蒙文書社；樹立「喚醒民族、振興文化、效力政治」的理念，克興額在奉天主持了東蒙書局。雖然，這些「書社」、「書局」、「學會」存在的時間不長，但它們為後人留給了值得繼承的出版經驗和文化精神。

五、結 論

蒙古族出版業始於13世紀。長期以來，官方出版、寺院印刷、私人刻書一直是蒙古族出版的組織形式。到民國時期蒙古族出版業這種「三足鼎立」格局被日益興起的蒙古族新型出版業所替代。啟蒙思想的傳播、蒙古族知識份子群體的形成、蒙文活鉛字的發明促進了民國時期蒙古族出版現代化的進程。

1918年在張家口蒙漢翻譯國光書社「安家立業」，開啟了民國時期蒙古族出版歷史。1918年到1945年，民國時期蒙古族出版只存在短短的二十七年。但民國時期蒙古族出版宛如挑起古代出版和現代出版的一條扁擔，為蒙古族出版文化留下了太多值得回味的東西。發明蒙古文活鉛字、終結宗教出版統治的局

面、大量編輯出版民俗讀物、傳播以「啟蒙」為主題的知識文化……這些在民國時期蒙古族出版活動中誕生的詞語，在某種意義上突顯了其現代化、民俗化的特徵和性質。

經營模式的改變是民國時期蒙古族出版的一大特點。民國時期蒙古族的出版業是整個中國出版業的組成部分之一。所以，他的形成和發展必然受到內地出版業這個大環境的影響。20世紀初，當現代蒙古族出版業在蒙古族文化的沃土裡剛剛誕生時，內地新型民營出版業已迎來了其鼎盛時期。無可非議，內地新型民營出版業的先進經營方式為民國時期蒙古族出版文化提供了可供參考的模式，並促進了其誕生和發展。由於當時的社會不穩定、經濟不發達、教育不普及、蒙文讀者市場未形成等客觀條件制約了蒙古族出版的商品化。但從經營機制中我們不難看出通過「自籌資金」、「自主經營」、「自我發展」來實現其經營管理的努力。另外，因為當時的文化人興辦學校、出版社和圖書館的主要目的不是營利，而是為了通過文化活動啟蒙蒙古大眾。客觀和主觀條件決定了當時蒙古族出版業雖按著民營模式運行，最終卻未能走向商品化而走向公益化的既矛盾又統一的道路。

民國時期蒙古族出版事業的形成是一批先進知識份子在出版界活躍的結果；是這些覺醒的知識份子為了改變社會落後面貌以出版寄託自己人生信念的結果；是內地啟蒙思想滲透蒙古地區，解構蒙古社會傳統文化內部結構的結果，對蒙古族出版文化所帶來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

注 釋

1. 元斯格，蒙古宗教概論（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266。
2. 布和克什克，「蒙文學會章程」，丙寅雜誌4卷，1期（1937）：6。
3. 瓦爾特·海西希（Walther Heissig），蒙古歷史與文化（海拉爾：內蒙古文化出版社，1986）。
4. 納古單夫，「蒙古文鉛字印刷術發明人特木格圖」，蒙古語文 60卷，4期（1980）：70-93；額爾敦陶格濤，「蒙古文化功臣——克興額」，蒙古語文 66卷，3期（1981）：97-100；額爾敦陶格濤，「蒙古族啟蒙思想家——羅日格爾紮布」，蒙古語文 68卷，5期（1981）：97-104。
5. 居特格勒圖，「論貢桑諾爾布」，內蒙古民族師範學院學報 69卷，2期（2000）：92；色冷東日布，蒙漢翻譯國光書社章程（張家口：蒙漢翻譯國光書社，1918），1；布和克什克，「蒙文學會章程」，6。
6. 納古單夫，特木格圖傳（赤峰：內蒙古科技出版社，1989）；額爾德木圖、寶音陶格陶，布和克什克與蒙文學會（海拉爾：內蒙古文化出版社，1993）；莫日根，克興額——一個科爾沁蒙古人（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01）。
7. 寶山，清代蒙古文出版史研究：以蒙古文木刻出版為中心（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164。

8. 托亞，蒙古古代書籍史（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183。
9. 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550。
10. 托亞，蒙古文出版史（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313。
11. 常寶，「“尋找國家”——清末民國時期蒙古地方精英國家認同的演變與形成」，民族社會學研究通訊，78期（2011年1月）：11。
12. 敖特根白乙拉，「蒙古族現代啟蒙文學：1902—1949」（博士論文，內蒙古大學蒙古學學院，2009），39。
13. 色冷東日布，「蒙漢翻譯國光書社章程」，2。
14. 通拉嘎，「特睦格圖與北京蒙文書社」（碩士論文，內蒙古大學蒙古學學院，2011），18。
15. 同上註，26。
16. 額爾敦陶格濤，蒙古族教育資料彙編（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1983），35。
17. 布和克什克，「蒙文學會章程」，6。
18. 額爾德木圖、寶音陶格陶，布和克什克與蒙文學會，13-43。
19. 布和克什克，元朝秘史之序（開魯：蒙文學會，1941），2。
20. 舍·敖特根巴雅爾等，民國時期蒙古族出版文化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4），354。
21. 肖東發，中國出版圖史（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09），222。
22. 同上註。
23. 同上註，224-25。
24. 吳永貴，「論清末民營出版業的崛起及其意義」，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7卷，3期（2008年5月）：84。
25. 同上註。
26. 額爾德木圖、寶音陶格陶，布和克什克與蒙文學會，15。



白葉茹 ORCID 0000-0001-5876-2305

白敖特根 ORCID 0000-0001-7039-9131



The Mongolian Publishing Culture under Enlightenment Thought, 1918-1944

Yeru Bai^a Aotegen Bai^{b*}

Abstract

Mongolian publishing industry has started in the 13th century, after hundreds years of good efforts, the industry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growth since 19th century. The development of Mongolian publishing had a glorious time in the period of Republican. During 1918 to 1944, more than ten modern Mongolian publishing houses had been well established, in which located at Beijing, Zhangjiakou, Houhe, Fengjing, Xinjing and Kailu. The Mongolian publishing houses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were regarded as the products of Mongolian Enlightenment Thought. The appearance of these publishing houses, such as Beijing Mongolian Publishing Company, Eastern Mongolian Publishing Company, Kai Lu Mongolian Association and so on, have destructed the inner construction of Mongolia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brought far-reaching effects on the history of Mongolian culture. There were many excellent publishing houses in the period. They have overcome the severe shortage of money and manpower, collected the rare and antiquarian books, published and edited modern books/magazines, compiled Mongolian textbooks, as well as established many schools, which hav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popularization of culture in Mongolian area, the broaden of the modern thought,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society.

Keywords: Enlightenment thought, Mongolian publishing, Publishing culture, Intellectual,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ROMANIZED & TRANSLATED NOTES FOR ORIGINAL TEXT

1. 元斯格·蒙古宗教概論（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266。【Ssu-ko Yüan, *Menggu Zongjiao Gailun* (Hohhot: Inner Mongol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1), 266. (in Mongolian)】

2. 布和克什克，「蒙文學會章程」，丙寅雜誌 4卷，1期（1937）：6。【Yulin Liang, "Mengwen Xuehui Zhangcheng," *Bing Yin Zazhi* 4, no. 1 (1937): 6. (in Mongolian)】

3. 瓦爾特·海西希（Walther Heissig），蒙古歷史與文化（海拉爾：內蒙古文化出版社，1986）。【Walther Heissig, *Geschichte der Mongolen und ihres Fürstenhauses* (Hailar: Inner Mongolia Culture Press, 1986). (in Mongolian)】

4. 納古單夫，「蒙古文鉛字印刷術發明人特木格圖」，蒙古語文 60卷，4期（1980）：70-93；額爾敦陶格濤，「蒙古文化功臣——克興額」，蒙古語文 66卷，3期（1981）：97-100；額爾敦陶格濤，「蒙古族啟蒙思想家——羅日格爾紮布」，蒙

^a Ph.D. Student, School of Mongolia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Inner Mongolia, China

^b Professor, School of Mongolia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Inner Mongolia, China

* To whom all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E-mail: aotegen2008@163.com

古語文 68卷，5期（1981）：97-104。【Naḡusayinküü, “Mongolian Qianzi Yinshuashu Famingren Temegtu,” *Mongolian Language* 60, no. 4 (1980): 70-93; Nerduntaogetao, “Mongolia Wenhua Gongchen: Kexinge,” *Mongolian Language* 66, no. 3 (1981): 97-100; Nerduntaogetao, “Mongolian Qimeng Sixiangjia: Luorigeerzabu,” *Mongolian Language* 68, no. 5 (1981): 97-104. (in Mongolian)】

5. 居特格勒圖，「論貢桑諾爾布」，內蒙古民族師範學院學報 69卷，2期（2000）：92；色冷東日布，蒙漢翻譯國光書社章程（張家口：蒙漢翻譯國光書社，1918），1；布和克什克，「蒙文學會章程」，6。【Jutegelatu, “Lun Günsenorob,” *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69, no. 2 (2000): 92; Selengdongribu, *Mongolian and Chinese Fanyi Guoguang Shushe Zhangcheng* (Zhangjiakou: Mongolian and Chinese Fanyi Guoguang Shushe, 1918), 1; Yulin Liang, “Mengwen Xuehui Zhangcheng,” 6. (in Mongolian)】

6. 納古單夫，特木格圖傳（赤峰：內蒙古科技出版社，1989）；額爾德木圖、寶音陶格陶，布和克什克與蒙文學會（海拉爾：內蒙古文化出版社，1993）；莫日根，克興額——一個科爾沁蒙古人（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01）。【Naḡusayinküü, *Temegtu Zhuan* (Chifeng: Inner Mongolia Science & Technology Press, 1989); Eerdemutu and Baoyintaogetao, *Yulin Liang Yu Mengwen Xuehui* (Hailar: Inner Mongolia Culture Press, 1993); Morigen, Kexinge: *Yige Horqin Mongolians* (Hohhot: Inner Mongolia Education Press, 2001). (in Mongolian)】

7. 寶山，清代蒙古文出版史研究：以蒙古文木刻出版為中心（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164。【Shan Bao, *The Study of Mongolian Publishing History in Qing Dynasty: Xylography in Mongolian* (Hohhot: Inner Mongolia Education Press, 2007), 164. (in Mongolian)】

8. 托亞，蒙古古代書籍史（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183。【Tuoya, *Mongolia Gudai Shuji Shi* (Hohhot: Inner Mongol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8), 183. (in Mongolian)】

9. 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550。【Xiumin Zhang, *China Yinshua Shi*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9), 550. (in Chinese)】

10. 托亞，蒙古文出版史（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313。【Tuoya, *Mongolia Chuban Shi* (Hohhot: Inner Mongolia Education Press, 2009), 313. (in Mongolian)】

11. 常寶，「“尋找國家”——清末民國時期蒙古地方精英國家認同的演變與形成」，民族社會學研究通訊，78期（2011年1月）：11。【Bao Chang, “Xunzhao Guojia”: Qing Mo Minguo Shiqi Mongolia Difang Jingying Guojia Rentong de Yanbian yu Xingcheng,” *Sociology of Ethnicity*, no. 78 (January 2011): 11. (in Chinese)】

12. 敖特根白乙拉，「蒙古族現代啟蒙文學：1902—1949」（博士論文，內蒙古大學蒙古學學院，2009），39。【Aotegenbaiyila, “Mongolian Xiandai Qimeng Wenxue” (PhD diss., School of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2009), 39. (in Mongolian)】

13. 色冷東日布，「蒙漢翻譯國光書社章程」，2。【Selengdongribu, *Mongolian and Chinese Fanyi Guoguang Shushe Zhangcheng*, 2. (in Mongolian)】

14. 通拉嘎，「特睦格圖與北京蒙文書社」（碩士論文，內蒙古大學蒙古學學院，2011），18。【Tonglaga, “Temegtu yu Beijing Mengwen Shushe” (master's thesis, School of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2011), 18. (in Mongolian)】

15. 同上註，26。【Ibid., 26. (in Mongolian)】
16. 額爾敦陶格濤，蒙古族教育資料彙編（呼和浩特：內蒙古教育出版社，1983），35。【Nerduntaogetao, *Mongolian Jiaoyu Ziliao Huibian* (Hohhot: Inner Mongolia Education Press, 1983), 35. (in Mongolian)】
17. 布和克什克，「蒙文學會章程」，6。【Yulin Liang, “Mengwen Xuehui Zhangcheng,” 6. (in Mongolian)】
18. 額爾德木圖、寶音陶格陶，布和克什克與蒙文學會，13-43。【Eerdemutu and Baoyintogetao, *Yulin Liang Yu Mengwen Xuehui*, 13-43. (in Mongolian)】
19. 布和克什克，元朝秘史之序（開魯：蒙文學會，1941），2。【Yulin Liang, preface to *Yuan Dynasty Mi Shi* (Kailu: Mengwen Xuehui, 1941), 2. (in Mongolian)】
20. 舍-敖特根巴雅爾等，民國時期蒙古族出版文化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4），354。【Bai Ao Roots, *Minguo Shiqi Mongolian Chuban Wenhua Yanjiu* (Hohhot: Inner Mongol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4), 354. (in Mongolian)】
21. 肖東發，中國出版圖史（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09），222。【Xiaodong Fa, *China Chuban Tu Shi* (Guangzhou: Nanfang Daily Press, 2009), 222. (in Chinese)】
22. 同上註。【Ibid. (in Chinese)】
23. 同上註，224-25。【Ibid., 224-25. (in Chinese)】
24. 吳永貴，「論清末民營出版業的崛起及其意義」，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7卷，3期（2008年5月）：84。【Yong-Gui Wu, “Taking-Off of Private Publishing Industr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Its Significance,” *Journal of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7, no. 3 (May 2008): 84. (in Chinese)】
25. 同上註。【Ibid. (in Chinese)】
26. 額爾德木圖、寶音陶格陶，布和克什克與蒙文學會，15。【Eerdemutu and Baoyintogetao, *Yulin Liang Yu Mengwen Xuehui*, 15. (in Mongolian)】